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九目錄

道宣一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啟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啟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啟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啟

妙法蓮華經宏傳序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序

統畧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迦方誌序

釋迦氏譜序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九

道宣

道宣俗姓錢氏丹徒人一云長城人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父申陳吏部尚書九歲依智願律師出家年十六從智首律師受具隋大業中西明寺初就詔充上座龍朔中住京兆崇義寺乾封二年卒年七十二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啟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綦布天人仰福田之路

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上之賓雲結是使教
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
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冒呈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
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
由行闕光時遂令上霑優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宸隆三
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竝是暴虐之君故使布
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
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
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

叫閤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棲遑於百慮所以
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
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
具以啟聞塵擾之深惟知慙惕謹啟龍朔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啟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
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
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

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眾陳誠載敬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棲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啟

僧道宣等啟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

望伏惟夫人夙著薰修啟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
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實深荷戴之情然於
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
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
慈覆特爲上聞倘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
啟以聞塵擾之深惟知悚息謹啟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啟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眾開福田之

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
靈迴向然以慧日旣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
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於視
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
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
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
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
際宗途旣別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
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宏護在懷流光不絕比以時經濁

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
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
議之勅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
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
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闈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
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宏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啟龍朔二年四月二
十七日

妙法蓮華經宏傳序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
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
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
中後秦宏始龜茲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
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
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宏秦本自餘支
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厯故所非述夫以靈嶽降靈非
大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
成機分大小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豈非教被乘

時無足覈其高會是知五千退席爲進增慢之儔五百授
記俱崇密化之跡所以放光現在開法請之教源出定揚
德暢佛慧之宏畧朽宅通入大之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
墜繫珠明理性之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多方詞義宛然喻
陳惟遠自非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流一極悲心拯昏迷
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總厯羣籍四千餘軸受持盛
者無出此經將非機教相扣竝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俱
威王之餘勩輒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早淨六根仰慈尊
之嘉會速成四德趣樂土之元猷宏贊莫窮永貽諸後云

爾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序

觀夫法王利見權巧殊途或聲光動人或開智攝物立儀
列相興像設之機緣聚沙塗地表乘時之淨養斯德有歸
可畧言也有師子莊嚴王菩薩者學周八藏智越五乘籍
勝報而開教端寄善權而行圖範故使方壇外啟圓場內
羅列八座而延八聖陳四報而成四德空有兩業自此修
明大小諸乘因茲增長可謂總攝六度之元畧統願行之
明規其道易而可修其儀約而難隱智有通塞道涉宸隆

時運所歸近聞東夏逮龍朔三年冬十月有天竺三藏厥
號那提挾道開萌來遊天府皇上重法隆禮真人厚供駢
羅祈誠甘露南海諸蕃遠陳貢職備述神藥惟提能致具
表上聞霈然下遣將事首途出斯奧典文旨旣顯異由來
之所傳道場不昧赴機緣之浮業輒以所聞序之云爾

統畧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夫淨住之來其流尚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之方統引羣
生履信成濟之務也是以法正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
昏明終藉情勤之力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王

金剛經疏
卷之二
二
膺期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
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百餘年道俗崇
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畧宏贊被時垂清範於遺黎導
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英昔南齊司徒竟陵王
文宣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畧詞
理掩邪道而闢正津宏一乘而揚士眾世稱筆海時號智
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之嘉稱或冥受於經唄傳神度
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明八年感夢東方普
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衍言淨住

者卽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
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心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
住也子者紹繼爲義以三歸七眾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
續佛種故曰淨住子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
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
經七旬兩表都了遂開筵廣第盛集英髦躬處元座談敘
宗致十眾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之會
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
之用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於藏部後

進學寡識昧前修曾不披尋任情臆斷號曰僞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實菁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宏贊佛經者竝號阿毗達磨卽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畧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茂美足以啟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讚之廣於寺壁庶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

亡淨佳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釋迦方誌序

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淳風洽而澆俗改文德
修而武功暢故使青邱丹穴之候竝入提封龍沙鳥塞之
區聿遵聲教膜拜稽首顯朝宗之羽儀輸琛奉贄表懷柔
之盛德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書五竺方維由來罕述豈
非時也雖復周穆西狩止屆崑邱舜禹南巡不踰滄海秦
皇畫野近裘臨洮漢武封疆關開鐵路厥斯以降遐討未
詳所以崆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崑崙謁聖實惟玉門之

側至於弱水洞庭三危九隴燕然龍勒沙障黎河具歷夏
書咸圖雍部及博望之尋河也創開大夏之名軒皇之遊
夢也初述華胥之國貳師之伐大宛定遠之開鐵門由余
入秦日磧仕漢聲榮覆於葱嶺帝德亘於耆山赫奕皇華
其徒繁矣而方土所記人物所宜風俗之沿革山川之卓
詭雖陳之油素畧無可紀豈不以經途遼遠遊詣之者希
乎以事討論縱有傳說皆祖行人信非躬覩相從奔競虛
爲實錄何以知其然耶故積石河源西瞻赤縣崑崙天柱
東顧神州鳴砂以外咸稱胡國安用遠籌空傳緬簡是知

身毒之說重譯臻焉神異等傳斷可知矣自佛教東傳榮
光燭漢政流十代年將六百輜軒繼接備盡觀方百有餘
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
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覆尋斯致宗歸譯人昔隋代東
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著西域傳一部十篇廣布風
俗畧於佛事得在洽聞失於信本余以爲八相顯道三乘
陶化四儀所設莫不逗機二嚴攸被皆宗慧解今聖迹靈
相雜沓於華胥神光瑞影氤氲於宇內義須昌明形量動
發心靈泊貞觀譯經嘗參位席傍出西記具如別詳但以

紙墨易繁閱鏡難盡佛之遺緒釋門共歸故撮綱猷畧爲二卷貽諸後學序之云爾

釋迦氏譜序

古德流言祖佛爲師羞觀佛闕之本系紹釋爲姓恥尋釋

氏之根源以今據量頗爲實錄旣云革俗義匪憑虛昔南齊僧祐律師者學通內外行總維持撰釋迦譜一帙十卷援引事類繁縟神襟自可前修博觀非爲後進標領余年迫秋方命臨悲谷屢獲勸勉力復陳之試舉五科用開三返想同族法種詳斯意焉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原夫大雄御寓豈惟拯拔一大教膺期總歸微顯一理
但由羣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
之法然則心爲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
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宏是故特須尊重於戒
故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
惟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爲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
進前修妙宗斯法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
自慧日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

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眾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宏之在人人幾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錄多約前聞覈其宗緒畧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掛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非之迷不思返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妄指實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其羅

種類雜相畢陳但爲機務相訓卒尋難了故畧舉羯磨一
色別標銓題若科擇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
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
統關諸部撮畧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竝至篇具顯
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爲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
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敢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
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眾豈令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
也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
故使提封所漸區宇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
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憑布英聖之良術
遂有天人受道龍鬼皈心梃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
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卽因而陶化
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僞交正
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
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
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

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
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
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
度懸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
仙袒形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
靈赤澤曜彤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辯慧解暢於幽
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
惑於是鑠腹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
心仰於覺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巢穴能

事既顯將務宏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
涼臺上圖以靈儀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
風抑邪通正於斯啟轍於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
瑣黃巾時牽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位無踐於槐
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衰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霄
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通
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澤之對天分其
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辯通
真能無猜貳孔子之在東魯尚啟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

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華久隔震
旦張葛交論實繁故商榷由來銓衡敘別筆削無濫披圖
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
括覽者詳焉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目錄

道宣 二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序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序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

刪定四分僧戒本序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序

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序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序

賓主序

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序

廣宏明集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

道宣二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序

觀夫聖人之利見也妙以清澄界繫亡我傾倒以爲言焉
故張三學之教源顯八正之道業揚四部之清訓樹五衆
之良規莫不橫厲重關高翔極有者矣然則學雖多位誠
戒居先豈不以衆善宏基依因之所本也自古詳教咸分
兩途化教則通被道俗專開信解之門行教則局據出家
惟明修奉之務三輪則攝於憶念四藏則統在毗尼義約

則行教所收從文則歸承法聚止作兩善名實昧於卽機
受隨二戒願行標於時眾所以前修後進成誦維持代漸
浮訛不無沿濫自法流東夏開務實繁戒本羯磨淨分異
轍良由受體止持攝修之極無越戒本據行作持量處之
要其惟羯磨戒本序致如別所陳羯磨眾氏義須詳顯或

單翻出

卽古本曹魏所翻者

或依律文

卽今一家依本直誦

或准義用

卽光師所述首

云三藏者

或引緣據

卽願師後述廣子注者

讎校諸本成務紛綸增減繁

畧互見得失單翻則失於文旨包舉難尋依本則得在執
據前後易惑准義理雖無爽藏蹟可嫌緣據似是具周止

存別見竝隨事尋誦臧否冥然惟可卷收信如龜鑑又依
本綴疏廣引遊辭附文摘義尠逢其器逮於近世繼有作
者盛解律文空張辭費至於行事未見其歸撫務懷仁實
增勞想今不揆庸昧試纂聖言削彼繁蕪增其遺漏具依
正量傍出行用各顯部類仍隨義舉指瑕則知過宜改摘
理則思擇有蹤時務則廣樹厥儀同廢則畧題名相本雖
行世於理未陳故復相從勒開文義余老矣恐徒移日晷
妄損正功耽滯無益之辭以送有涯之命誠不可也大集
法行之言律頒常一之教此而不審餘竟何言所題曩無

德者中梵本音唐言譯之名爲法鏡部謂黨類之別名運起正法之初位四分卽說之斷章言律乃行所詮教對彼繁畧故題刪補對彼潛務故曰隨機羯磨天音人翻爲業凡百所被莫不成濟且開大畧廣要如後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序

四分戒本者斯乃通萬行之關鍵實三乘之階轍者也昔夢艷告徵機分利鈍之本喻金顯道教無離合之宗然則二部五部隨務或張五百十八任緣時舉同孚聲教竝會真空導達化源通明理性故能乘津五眾覆燾羣萌開務

攝持允符元旨至如四分肇興祖習綿遠正法初百便列
其宗斯人博考三機殷鑒兩典包括權實統收名理集結
茲藏通被時實故使韋編成規欽承無絕自諸部遠流咸
開衢術獨斯一宗未壞支派良由師稟有蹤知時不墜故
也蘊結西土千有餘年譯傳東夏將四百載諸有傳授同
異非無元魏季厯慧光律師隨義約文重出一本首題歸
敬者是也此與姚秦覺明所出頗得相符高齊末祀法願
律師誦律計文又出一本畧於歸敬首題戒德者是也斯
則三本行世宏魏者多見心紛擾於今未靜考覈諸集蓋

不足陳經遠大觀義無讎抗余以暇日徧覽羣篇互擊波
瀾僅分其異至於行事盛結遲疑豈非單寫本文通畧正
解致令後銳罔冒愈深所以敢依律部具集正經仍隨本
律卽爲注述卷成流廣隨務可歸至於義理未遑修葺今
有二三遊學共結山門每以戒爲入道之清途出有之明
畧講通既寡悟入何從大律廣而難求斯經約而易授故
不獲已試復敘之博要適機已絕唱於前達舒演義類敢
程器於將今且酬來貺隱括詳後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

夫戒德難思冠超眾象爲五乘之軌導實三寶之舟航依
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住持佛法羣籍於茲息唱自大師
在世偏宏斯典爰及四依遺風無替逮於像季時轉澆訛
爭鋒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所以震嶺傳教九代聞之
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欲明揚顯行儀匡攝像教垂彝範訓
末學紐旣絕之元綱樹已顛之大表者可得詳而評之豈
非憑虛易以形聲軌事難爲露潔者矣然則前修託於律
藏指事披文而用之則在文信於實錄而寄緣良有繁濫
加以學非精博臆說尤多取類寡於討論生常異計斯集

致令辨析釁戾輕重倍分衆網維持同異區別自非統教
意之廢興考諸說之虛實者孰能闢重疑遣通累括部執
詮行相者與常恨前代諸師所流遺記止論文疏廢立問
答要抄至於顯行世事方軌來蒙者百無一本時有銳懷
行事而文在義或復多列遊辭而逗機未足或單題羯磨
成相莫宣依文用之不辨前事竝言章碎亂未可披檢所
以尋求者非積學不知領會者非精鍊莫悉余因聽采之
暇顧盼羣篇通非屬意俱懷優劣斐然作命直筆具舒包
異部誠文括衆經隨說及西土賢聖所遺此方先德文紀

搜駁同異竝皆窮覈長見必錄以輔博知濫述必翦用成
通意或繁文以顯事用或畧指以類相從或文斷而以義
連或徵辭而假來問如是始終交映隱顯互出并見行羯
磨諸務是非導俗正儀出家雜法竝皆攬爲此宗之一見
用濟新學之費功焉然同我則擊其大節異說則斥其文
繁文繁誰所樂之良由事不獲已何者若畧減取其梗概
用事恒有不足必橫評不急之言於鈔便成所諱今圖度
取中務兼省約救急備卒勒成三卷若思不瞻於時事固
有關於行詮則畧標旨趣以廣於後然一部之文義張三

自序卷之二
卷之二
位上卷則攝於眾務成用有儀中卷則遵於戒體持犯立
懺下卷則隨機要行託事而起竝如文具委想無紊亂但
境事實繁良難科擬今取物類相從者以標名首至於統
其大綱恐條流未委更以十門例括方鏡曉遠詮

刪定四分僧戒本序

自戒本之行東夏也曹魏中世法護創傳羯磨乃明戒本
蓋闕姚秦闕輔方譯廣文覺明法師首開律部因出戒本
附譯傳寫高齊御厯盛昌佛日三方釋侶二百餘萬法上
大統總而維之沙門慧光當時僧望班聯上統攝御是圖

以夫振紐提綱修整煩惑非戒不立非戒不宏更以義求纂輯遺逸重出一本廣流千世則其本首題歸敬者是也隋運并部沙門法願鄙光所出宗理爽文後學憑附卒難通究乃準的律部連寫戒心通被汾晉最所傾重則其本首題戒德者是也參互三本讐校同異通會皆附正經摘理義無不可是以先達晚秀奉而莫遺意在忘筌豈惟文綺世有情學浮侈之徒博觀未周隨言計執同我則審難爲易異聽則達是言非比周成俗卒未懲曉嘗以餘景試爲通之如先所詮我今說戒願之所出我說本又及披律

解木又是也願出初戒則云不還光所傳詞便言不捨檢
律誠釋違願附光取意統文莫非還淨如斯舉例其相可
知若夫戒德戒宗誠明定慧銷煩靜務超世超生初涉門
津會歸舟濟非文不啟非義不通妙識兩緣雙祛二執蕩
焉無累紛諍何從今余所述還宗舊轍芟畧繁蕪修補乖
競詞理無昧投說有蹤庶幾言行并傳愚智通解悠悠來
裔未達斯歸畧爲題引序之云爾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序

惟夫慢幢難偃三界由此輪迴愛水未清四惑因茲流湏

自非獨拔開士出有至人何能裂愛網而開重關質深疑
而啟昏趣有離垢慧菩薩者道高初住德跨八恒假時俗
之津途發深識之嘉問如來以無緣之勝辯赴有待之幽
情斷五趣之蓋纏藉五輪之禮念所以五通五眼自此增
修五位五生承斯圓滿蘊結中夏千六百年頽運有蹤載
聞東壤洎龍朔二年有天竺三藏厥號那提統括六異之
宗窮微四圍之典九部八藏詞無昧於自他十諦一乘義
有乖於空色竝詳畧名理妙達宏致來儀帝里頻謁天庭
降厚禮於慈恩將歸飛於海表以此經羣聖之發軔凡眾

之初心乃出流布傳於道路俗遂依繕寫所在通之恐未
悉其由來故因敘其緣致云爾

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序

觀夫創入道門未卽開其妙行要遵承以法訓方迺曉其
律儀事若闕於師承持護冥然無準故知不有教誡行相
誰宣不有學人軌模奚設然釋迦行化法本西天自金口
收光言流東域化教含其漸頓灑定水於三千制教輕重
斯分熏戒香於百億律制五年依止意在調伏六根有智
聽許離師無智猶須盡壽屢有初心在道觸事未諳曾不

尋其教章於法每纏疑網或非制而制是制便違或云我
是大乘之人不行小乘之法如斯者眾非一二三此則內
乖菩薩之心外闕聲聞之行四儀旣無法潤迺名枯槁眾
生若此等流古今不絕自非持法達士孰能鑑之者哉時
有學人運情踈躁求行者少求解者多於制儀門極爲浮
漫夫以不修禪刑三昧長乖眞智之心不習諸善律儀難
以成其勝行是以古今大德實爲世者良田淨業成於道
儀清白圓於戒品氣高星漢威肅風雲德重邱山名流江
海昂昂聳傑秀學千尋浩浩深慈恩波萬頃懷師子之德

現象王之威人天贊承龍神欽伏實謂蒼生有感世不空
然所以德猷聯輝傳光靡絕雅行堅操真僧寶焉余迺媿
省下流實懷慙於上德準教纂斯清訓以將呈誨未聞夫
戒律之宗理有任持之志遂使內自增其心善外令儀軌
可觀諸行條件錄之於後用光新學并題敘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序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
漢洎唐年餘六百靈相胥蠶羣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
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

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撮舉其要三卷成一部云

賓主序

夫損己利他者蓋是僧家之義也害物安身者非爲釋子之理也有賞善罰惡之能斷是非不平之事若道先人後己契諸佛之慈心如或爾死我活乖六合之妙行爲主者倘存仁義感十方衲子之雲臻若乃私受人情招千里惡名之遠播爲賓者懷恭執禮有義而到處安身苟取狂圖無義而隨方惹怨今者幸生中國得賴空門脫萬丈之火

坑拋千里之羈網如囚出獄似鳥開籠履布金積善之場
住七寶無殃之地天龍恭敬神鬼欽崇非桑蠶而著好衣
不耕田而飡美饌何須結怨饕利非理圖財求蝸角之虛
名閉人天之坦路取龜毛之小利穿地獄之深坑積恨結
於今生受波吒於後世縱使滿堂金玉牽纏自己愚身直
饒羅綺盈箱鬬亂子孫業重少求儉用免逼迫於心田知
足除貪播馨香於意地或住梵剎或挂雲堂莫論他非但
省已過若有才高之闕一字把三藏以研窮志淺之流覽五
乘而課誦切莫口行慈善肚裏刀鎗面帶笑容心藏劍戟

貧者不恤老者不憐忘慈親鞠養之深恩乖師長提攜之
厚德如斯用意退十方檀越之信心執假迷真惹四海英
賢之譏誚是以丁寧勸諭仔細精專聞之者破我慢之高
山覽之者塞昏迷之巨海皆希稟信普願回心只宜來世
勝今生莫遣今生勝來世奉勸大眾疾須覺知大限臨頭
悔之莫及

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序

余以暗昧少參學府優柔教義諮質賢明問道絕於儒文
欽德承於道立故居無常師追千里如咫尺惟法是務跨

關河如一葦周流晉魏披閱累於初聞顧步江淮緣構彰
於道聽遂以立年方尋鉛墨律儀博要行事謀猷圖傳顯
於時心鈔疏開於有識或注或解引用寄於前經時抑時
揚專門在於成務備通節目流漸可知至於戒本壇場曾
未陳廣雖因事敘終非錯言今年出從心旦夕蒲柳一尋
此路若墜諸隍力疾書之遺滯非咎乃以乾封二年於京
郊之南創宏斯法原夫戒壇之興所以立於戒也戒爲眾
聖之行本又是三法之命根皇覺由此以興慈凡惑假斯
而致滅故文云如何得知佛法久住若中國十人邊方五

人如法受戒是名正法久住是知比丘儀體非戒不存道
必人宏非戒不立戒由作業而克業必藉處而生處曰戒
壇登降則心因發越地稱勝善唱結則事用殷勤豈不以
非常之儀能動非常之致然則詳其廣也談論可以處成
尋其要也行事難爲準的是以諸律文云方相莫委於分
齊唱令有味於前緣衆集不曉於別同通和懽分於成敗
竝曰非界咸乖聖則雖受不獲以無界故是知空地架屋
徒費成功無壇結界勝心難發今博尋羣錄統括所聞開
法施之初門仰住法之遺則若不分衢術則推步者不識

其由故畧位諸門使曉銳者知非妄立云爾

廣宏明集序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
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
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
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母智實聖
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
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
昇乃上人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沈淪識蒙邪

正銓人天之法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衣以攝機外俗賢
明垂文論以宏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
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
留心佛理構敘篇什爰撰宏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
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辨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
靈誠智者之高致備於祕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
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心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
啟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元模故
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

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
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竝惟寡學所纏
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
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
逾光矣余博訪前敘廣綜宏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
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
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旣申佞倖斯及時不
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
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

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
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
途各立向背之宏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陵喻達蒙泉
疎通性海至如寇謙之拒崔浩禍福皎然鄭靄之拒周君
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
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
代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朝同乘宏誘之畧沈休文之慈
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迴張物表嘗以餘景誠爲舉
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繫贊成紀顧惟

直筆卽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
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宏明集一部三十卷有
梁所撰或未討尋畧隨條列銓目厯舉庶得呈諸未覩廣
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道宣 三

續高僧傳序

大恩寺釋元奘傳論

沙門拜親議優劣論

開壤創築戒場壇文

大唐雍州長安縣清官鄉淨業寺戒壇銘

終南山北澧福之陰清官鄉淨業寺戒壇佛舍利

銘

出淨廚誥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十一

道宣 三

續高僧傳序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卽行而乃極言
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大易之
漸龜章啟彝倫之用逮於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
著詞後進宏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
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
新厯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

康莊闕有之宏畧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
正解而樹言扣元機而卽號竝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
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緇素固以詳諸經部議未續其科條
竊以葱河界於剡州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
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
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
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踪望而可尋徇目
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
稽釋慧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覆可觀華質

有據而緝衷吳越敘畧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
彩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
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補
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
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竝對殺青而情計棲遑各
師偏競逖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懸
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聞見卽事編韋
諒得歷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以
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

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繫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畧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宏方撰十德記一卷偏敘昭元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故使霑預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卽目舒之或討讐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畧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允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

四十四載包括嶽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
一百六十人序而申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
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
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
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敘通例已頒迴互抑揚實遵宏檢
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網維於正網必附
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
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總
歸於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嶽朝宗百靈秀氣

逸於山河貞概銷於林薄致有聲喧元谷神凝紫煙高謝
於松喬俯眇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
城闔陸沈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勸風素且
樹十科結成三袞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
章粗識詞令琢磨行業則備於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
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於末法世挺知名之
僧未覩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大恩寺釋元奘傳論

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得稱焉斯何故耶

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
宏導之風奉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
埏埴旣圓稍工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夏之鄉鳥迹
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
叨臨傳述逐囀鋪詞返音列喻繁畧科斷比事擬倫語迹
雖同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括殊方
用通宏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屬文八例難涉斯並
古今通攷豈妄登臨若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
本固去華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斯

以降輕扇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詞逐情轉義寫
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
失在訛競故勇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
聖殷鑒深有其由詳籍所傳滅法故也卽事可委况宏識
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徙轍終陷前蹤粵自漢
明終於唐運翻傳梵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
情獨斷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等情
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惟詮行旨八藏微
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

非方言重阻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
暢旣在皇唐綺飾訛雜實鍾季葉不思本實妄接詞鋒競
掇芻蕘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
暢無垠安得凡懷虛參聖慮用爲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
說不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標奇文
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者晉宋顏謝之文世
尚企而無比况乖於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
中蕪亂安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識世號通人後秦童壽時
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精心會達言方風骨流便宏衍於

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寶雲世系賢明勃興前作傳
度廣部聯輝絕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詁訓得使聲流千
載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瓶寫水不
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受誦足定澆淳世有樊
公獨高聯類往還震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
義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唐朝後譯不屑古
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旣闕今乖未遑釐正輒畧陳此夫
復何言

沙門拜親議優劣論

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以及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旨瞻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旣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宏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

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啟匪朝
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伸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
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讚曰

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
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迺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
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元籍有累如何法俗
疇咨咸申啟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
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開壤創築戒場壇文

維唐乾封二年仲春八日京師西明寺沙門釋道宣乃與
寓內獄瀆諸州沙門商較律議討擊機務敢於京南遠郊
澧福二水之陰鄉曰清官里稱遵善持律眾所建立戒壇
原夫戒定慧法眾聖之良筌攝律善生三佛之津導是知
戒爲入聖之本爲出俗之基皇覺寄此而開權正法由之
而久住所以四依御寓必祖戒而啟蒙泉五乘方駕亦因
戒而張化首自法流東漸居七百年戒場之壇名實所爽
律論所顯場壇兩馳各備機緣隨事便舉有晉陽輦南林
戒壇德鎧聖士厥初基構中原正僞蔑爾無聞有以大界

爲戒場有以平場爲壇上斯由法被三廢後興在於羈縻
或由師心獨斷討論絕於經教若夫創置戒壇專宏戒本
良由律儀所攝用統有空約情充物於大千論法合通於
六位陰入界處莫非戒緣上聖下凡咸資戒護遂使小戒
大戒開行業之始終有願無願顯因心之漸頓經敘菩薩
戒聚非白四而不生律明聲聞正禁因千僧而克果若欲
行斯羯磨要假壇場故以戒法爲名全是淨行之本大界
初興僧法兩設至論作業戒壇則多此則僧住法住各有
其致今立戒壇之場備依教旨豎三標而分兩界圍空地

而絕錯疑先結小界爲場壇之本依自然而集僧曉同別之殊致三述戒場之外相白二約而結之故使三階肅而峙列委登降之接足四維晏而在隅識辰晷之斜正後結大界僧出戒場隨相各集別唱別結因使四處僧事無乖別之蹤六和顯德有乘權之務作業成遂七萬之歲不亡德僧自在三災之變無沒由斯以言戒場之舉不徒設也成則佛法常住壞則正教淪亡此言匪妄又彌愼也是知受隨二戒寄斯地而克隆持犯兩儀亦因茲而還淨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不生諒是定慧之本基誠卽業惑之良

藥也比人行事輕斯者多不築壇基隨宜授受或妄結小
界曾非難緣或輒居佛殿僧皆背像或在空迴或在村坊
迷昏別眾誦文徒結斯塗紛糅無足敘之故僧傳云中國
僧來欲受戒者揚都行事並在江舟別結而受有問其故
答曰結界法本同別難知故於舟中相絕非難說戒等法
不成乍可夫欲住持正法宏護聖儀斷絕煩惱非戒不得
脫非界地戒業無依虛承剝染心無聖法徒喪一生終淪
萬劫豈不累於自他虛爲釋尊之種也故彼梵僧勤勤若
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此彌天所誠可不思哉有人聞結驚

而私謂余告之曰非敢立異斯乃一同經教具周人不行
爾竊以淨教所詮依法爲本文明四說之印遺誥三藏之
功順則揚三寶之初秋違則滅四僧之後轍文云戒場極
小容二十一人明壇上之廣量也應至舒手及處明壇非
覆障之內也應畱中間明二界非相接也先結場已天界
繞之明初後之軌儀也但置佛殿明僧寶之所依也若有
僧住有慚剔除明有善僧宏崇戒護易成就也文有臨壇
師壇上僧則非場地之恒度也此壇惟存戒住今則多有
僧住固可詳諸誠教若斯義難隱忍所以狀白敘構業業

兢兢晨夕讐校仰遵遺寄輒備通引永垂無昧云爾

大唐雍州長安縣清官鄉淨業寺戒壇銘

原夫戒壇之興其來久矣肇於祇樹之始流漸淮海之陰
開佛化之羽儀扇仁風於寰宇遂得定慧攸託非戒壇無
以成基業行是依必律儀方能戡濟其德既廣非恒地之
所任持其績既高豈常務而能構克故使於僧院內別置
戒場又於場中增基列陛階除四布壇塔高嚴幽明之所
監護凡聖於焉景仰集僧作業經三災而莫虧登降受行
歷萬古而長驚是則慈化宏遠誠資戒德之功煩惑廓消

咸假場壇之力統其績也豈不盛哉若不式樹旌銘將何
啟其津徑畧述所緣其辭曰

幽關未啟妙茲宏導匪藉能仁誰其覆燾覆燾伊何諒惟
戒力三聖位隆四生仰極昏俗作梗煩勞莫息綿茲長往
於何取則在昔給園皇覺顧命創築場壇開敷嘉令金河
旣竭玉門高映道流淮海南林一盛周發靈臺漢徹明堂
事遵往帝締構餘皇戒壇式緒時惟法王用隆化本永永
無疆爰有英達厥稱僧傑德懋時雄智包髦烈齊梁作範
緇素垂節廣樹法場挂張像設是號文國山夷海截有感

斯宗人坑法滅中原失緒三犯凶咽仁祠奄室法侶興悲
考定斯啓明壇靡基敢遵往則式表離辭永鎮終古茲文
在茲

終南山北灋福之陰清官鄉淨業寺戒壇佛舍利

銘

惟大唐乾封二年歲在丁卯孟夏朔日京師西明寺沙門
釋道宣與諸嶽瀆沙門會於前鄉之道場平章法律仰惟
三聖垂教以戒爲先四生歸德遵塗莫絕遂使住法六萬
之壽作化在於律儀時經三變之秋啟務資於定慧所以

敢承餘烈克構場壇陳瘞靈軀鎮茲福地冀願皇覺慈照
景業統宇宙而無疆垂裕含光神功諒懃濟而逾遠序之
不足畧爲短銘其辭曰

皇矣正覺作化在三戒爲良導萬善攸談冰涼於水青更
逾藍非斯組織餘則誰甘嶽瀆法儔乘時蔚峙板築福壇
猶登岵岵戒護是昇幽明咸履悠哉後人則爲高軌敢述
時緣徧流芳紀

出淨廚誥

余以乾封二年二月八日創築戒壇四方嶽瀆沙門尋聲

遠集者二十餘人至於夏初眾侶更集載受具戒多是遠人京寺同學咸來觀化余以法利希行恐有乖忤和悅上下務成爲先有京師西明寺真懿律師今之律匠也彭亨勇銳最所忌情恐東迴左繞傷俗之行事也余諭之曰律師勿見東迴左繞以爲非法耶此天常之大理也人惑左右習俗罕分深願體之勿慮非咎便答余云此不敢怪也吾昔見大莊嚴寺大德恭禪師若行道時必東迴北轉此爲右繞彼告吾云子不見俗中城門耶東入西出咸言左出右入也如是云云行事之家觀時制度餘方不爲清淨

則不行之余七十暮年脚疾摧朽顧求法者不遠關山今
秋氣已清客心飛舉將事終天之別必爽載面之期力疾
集之用爲送終之贈也言此飲淚窮獨可悲乾封二年二
月十四日